

# 从华尔街的白领精英到被终极脑控的女奴

一个中国女留学生在美国政府机关，  
基金公司，及秘密太空计划的真实经历



作者：梁健

前言

目录

## 第一章

### 绝对脑控的性奴以及无声的谋杀

时间：2017-10-01，周日晚上8:00

地点：加州，尔湾，家中

“今晚又要面对攻击了！”我默默的想着，凝望着厨房窗外沉默黑暗的后院。

我家住在加州大学尔湾分校附近一个富裕的小区，住户多是白人或亚裔的白领。房子坐落在安静的小巷尽头，是一个有着四间卧室的大平层独立屋。尔湾一直被评为全美最安全的城市之一。但是讽刺的是，在这里住了十一年的我太清楚安全是怎样的一个幻像。

我，我的前夫及四个儿女刚刚在家中吃完晚饭。我把窗帘拉上，心情沉重，考虑今天晚上睡着后怎样才能防止再次被诱拐，还有明天的工作又会是怎样的压力沉重。做为在全世界最大的互惠基金公司之一的公司的信息部门工作的商业系统分析师，我知道每年十月的前几周，都是特别忙碌的。因为这个管理了数兆美元的投资公司需要公布上季度互惠基金投资业绩。我们信息部门必须要保证所有公司网站上所有数据都被更新，然后及时寄给投资者，经纪人，零售商等关于互惠基金的宣传资料。我需要主持或者参加项目规划会议，安排项目组后续的工作，处理成堆的邮件，短信和电话，以及与公司员工及合同工联络。更不用提公司现在关于大规模裁员的谣言四散，我还得忙着写工作业绩的自我评估。然而最让我心情沉重的是思考如何去面对隐藏在这个互惠基金公司内外极其黑暗的秘密。

现在是晚上8:08，我的前夫睡在房子靠前端的卧室，我和四个小孩住在房子后端的三个卧室。中间隔着客厅，书房，厨房，和小客厅。房子的后院和侧院连着巷子的尽头的半圆环，常常有车子停着。我的前夫正在他的房间喝酒，看电视。两个孩子在客厅看影碟，第三个孩子在和朋友网上聊天，第四个孩子在卧室里学习。

有一个想法出现在我脑中，指引我到第四个小孩的卧室，并舒适地躺在孩子的床上，但我想开始一个并不令人舒服的话题。我以前曾经和孩子们谈过MK-Ultra人格编程计划以及关于诱拐MK-Ultra奴工去更新编程以及奴役。这个孩子一直拒绝相信，连听都不想听到这个话题。而我想要问小孩的是我可不可以把卧室外过道上的门都贴上胶布，所以我走出去的时候，会有胶带破碎的痕迹让我知道我走出去了。就像我所担心的，这个小孩很烦听到这些，站起来，气呼呼的拿着书离开了房间。

我心里知道我应该马上站起来离开这个小孩房间，因为我现在独自一人呆在

房间，与其他人隔绝。但是，我的头脑被远程输入一个催眠的指令：‘这床多柔软啊，躺在这里真舒服。我再多躺几分钟就好。。。’我看到我右脚大拇指不受我意志控制的向下摇动了三次。我以前看过这个模式。这是一个“进入睡眠“脑控编程程序的启动机制，是一个催眠命令：如果我的右脚大拇指摇动三次，我会在几分钟内让自己睡着。我想要站起来离开房间，但已经太晚了。我的意识开始进入恍惚状态，让所有的思虑都变得缓慢，接近无知觉。不到几分钟我就睡着了。正如这个进入睡眠程序所设计的。

晚上10:00，一个远程电磁波打到我头脑里的晶片上，把我从睡眠状态唤醒。一分钟后，我的孩子回到这个卧室。对于我睡着及醒来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完全没有记忆。这整段时间，家中其他人都在房子另一端，在我“睡着”期间，没有人进到房间来看我。

## 记忆回溯：D.S.的复仇

### 睡梦中被诱拐

在我睡着后，一个远程电磁波操控我脑中的晶片，使我进入半睡半醒的睡眠——人脑最容易受催眠诱导的状态。一个机器产生的声音被远程输入到我的脑中。这个声音念出一段密令然后念出一个人名“贝蒂”。人格“贝蒂”醒来，成为第一人格，代替我控制了我的身体。“贝蒂”是我去密苏里州的一个旅行期间被诱拐，残酷折磨之下产生的分裂人格。

在2016年9月6日，我到密苏里州哥伦比亚市找一个私人侦探，请她对我全身用仪器扫描以侦测在我不知情状况下植入我身体的纳米晶片的位置及发射频率。在我从哥伦比亚开车回机场的路上，我被跟踪我车的歹徒远程用强烈的睡眠电磁波打至昏昏欲睡。我把车开到路旁，想小睡一下再开。在我睡着后，我的另外一个人格被叫醒，被诱拐开车至附近一个成人性玩具店。在那里我被强烈电击至濒死，人格因此又一次分裂产生一个新的分裂人格来承受这个可怕的酷刑，以使原始人格对酷刑没有记忆。这个新的分裂人格被歹徒进行脑控编程并取名叫“贝蒂”。这群歹徒群奸了贝蒂，并用这个成人性玩具店内所有的性玩具及性虐待用具残酷虐待贝蒂，还把虐待过程拍成电影。他们告诉贝蒂，这些电影会被卖出，用来做性玩具的广告片。

通过这些极端酷刑，贝蒂被编程为个性奴。贝蒂的工作是百分之百服从把她叫出来的主人，百分之百接受并完成主人对她的任何命令，包括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与任何人做任何形式的性服务，不管对方的要求有多变态，羞辱或会造成对她的伤害。当被叫出来后，贝蒂控制了我的身体，变成了第一人格。

远程传入脑中的指令命令她走出我家，钻进停在巷子尽头的黑车里。她马上感到脊柱发凉。黑车是用来运送性奴去被奴役或被虐待的标志。贝蒂没有任何选择，只能被运走。当她在密苏里旅行中被产生时，被酷刑虐待的记忆仍然清晰、尖锐。即使只是想一秒钟，她都全身发抖，每个细胞都在尖叫。她无法想象任何逃脱

的可能，只能接受命令才能生存。

悄悄地，贝蒂离开床，走出卧室，穿过过道，弯腰爬过玻璃门边上的长桌子。玻璃门和侧院的门已经提早被歹徒打开了。贝蒂走出玻璃门，穿过院子。在巷尾处有一辆黑车关着车灯静静的等着。贝蒂打开车门，滑到后座。坐在前座的是两个墨西哥男人。他们悄无声息地把贝蒂载到两百米外的一个出租房。和房子连接的车库门已经打开。车子进入车库，车库门自动关上。

随着她脑中的命令的声音，贝蒂走出车子，从侧面门进入房子内，穿过一个过道，转进一个卧室。卧室里有一个年老的墨西哥男人 D.S. 正等着她。那是她今晚的主人。

## 性奴

在贝蒂进入房间时，D.S.在手机上操作着秘密插件。他满意的笑了笑，关闭了插件。到目前为止，所有东西都被完美执行，包括让那个被投射入我的脑袋的无声的声音，操纵着我的思想，让我事先洗澡并穿上新买的性感裤子，然后说服我进入我孩子的房间并和孩子争吵，使孩子冲出房间，让我在床上睡着，等等。

D.S.轻蔑地看着这个晚上的奴隶：中年中国女子，一米六七，有着吸引人的脸和修长的身体。虽然她的年龄和有四个孩子，她的肌肤依旧光滑细致，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很多。让她在地下奴工市场独一无二的是她的聪颖过人，有高学历，并且富有创造力。这使他在两年前将她作为MK-Ultra（美国中央情报局终极脑控计划）奴工卖给美国政府秘密空间计划时小赚一笔。

他很了解她。她曾在政府机构工作了7年，是他管理的信息工程部门的高级信息分析师。他曾经尝试用升职来诱惑这个“漂亮的女人”。但是他被她拒绝，不仅如此，她还胆敢把他在管理政府部门数百万美元采购项目涉嫌贪污的事举报上去。最让他痛恨的是，贝蒂竟然敢把自己因此被强奸的事情告诉她的同事，并把矛头指向他。现在，贝蒂的大脑被他完全控制。他可以尽情的侮辱她，折磨她，直到他决定清除贝蒂并且不会有任何线索或者后果指向他。

贝蒂面无表情的站在他的面前，等待着他的指令。他可以让贝蒂做任何事情，但是现在他命令贝蒂把第一人格的主权让给他最喜欢的“维维安”，另一个他为自己创造并保存的人格。维维安出现，并掌控了我的身体。维维安是来自于《漂亮女人》中的茱莉亚·罗伯茨和理查德·基尔。这个故事是关于一个高端妓女与一位非常富裕且帅气的商人爱德华的浪漫故事。维维安虽然使用着我的身体，但是她是在我离开政府机构后被创造，所以她没有我在政府机构时的记忆。维维安并不知道D.S.真正的面目。她只知道她的工作是为了讨他的欢心，所以维维安会做任何他想要的性扮演，从而满足他做维维安救主的幻想，就像在电影里所展示的。

D.S.做了个手势后，维维安自发地脱下了她的衣服，脸上露出勾引的微笑。D.S.给一个已被编好的指令，她开始模仿在《漂亮女人》中妓女做性服务的场景。D.S.往下看向这个在现实生活中不能够被征服的女人，他知道如果她没有被编入“性感小猫”的人格，她永远不会为他做这些。但是现在她是MK-Ultra的奴工并

且他是她的主人，所以他可以任意践踏她的身体就践踏门垫一样。她不敢露出任何对身体虐待或对侮辱她的性扮演的反抗。在D.S.快结束的时候，他命令维维安转身并以肛交的形式结束。在D.S.穿衣服的时候，维维安一丝不挂地站着，等待他的下一个命令。通常，他会命令维维安去洗去任何性交的痕迹，但是今天他有别的打算。

## 折磨和审问

D.S.的打算中有一项是问他自己未来的命运。他知道有一些MK-Ultra奴工是美国政府专门训练过，具有超能力。他听说我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奴工并且我另一些人格被编程用来获知人的过去与未来的命运，所以他决定用我的能力来为他服务。他呼叫了一个代码使维维安离开第一人格，然后使高登，一个可以完成复杂的使命的男性人格出来。D.S.问高登自己什么时候会死。高登回答说他没有能力预知未来，他只能看到过去。D.S.不相信高登讲的，问高登哪一个人格可以预知未来。高登回答说“天行者”可以。“天行者”是美国军方编程者所创造的，为了可以完成与空间相关的任务。D.S.不知道如何唤出天行者，所以他逼迫高登告诉他。高登说“天行者”不能够被代码所唤出，天行者能被在大脑中形成一个特殊的电磁波所唤出。这个电磁波只能被军事仪器所形成。

D.S.不能够接受这个答案，然后他决定电击高登。他拿出一个小盒子，盒子外部有两根电线，在电线的末端各有一个钳型的小夹子。D.S.把小夹子夹在我的阴道。（虽然高登是个男性人格，但是他与我共享我女性的身体。）D.S.打开开关，一个强电流击中我的阴道，然后我整个身体开始不受控制的痛苦地翻滚，扭曲。高登依旧坚持他不能够看见未来，也不知道天行者的代码。D.S.多次尝试使用电击，最后他还是放弃了。然后他问高登他的前世是什么样子的。高登面无表情的描述D.S.两个前世的生活。

D.S.有些失望，但是已经没有时间询问他的未来或者过去。他今晚第三个目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他听说我已经收集到了证据证明我被植入到芯片，并且我与精神心理学家在不断地尝试去除这些脑控以及恢复记忆。我已经预定好在接下来的几天与一个精神心理学家一起治疗以解除脑控，在那之后再次进行对全身的扫描。随着我现有的记忆和越来越多的证据被揭露，他和在他背后的秘密组织害怕我会发现他们已经成功遮掩的黑暗秘密。他自己则害怕他白昼里作为一个退休高科技总监的面具会被揭下，他真实的罪行会公布于众。所以他需要加快除灭我。

## X光辐射毒害

D.S.再次叫出贝蒂，并命令她去另一间卧室。靠近卧室的床的尾部有一个桌子，桌上有一个仪器，看上去像是医疗仪器。它像是一个台式机，在前方有个圆形的地方裸露在外面，另有一个长把柄连接去别处。贝蒂被要求坐在床的末端面对机器，分开她的腿让她的私密处和腹部面对着机器圆形开口处。那是可以被买到的x光仪器，那个仪器被故意改装成了可以缓慢谋杀的机器。仪器的保护装置已经被



移除，所以仪器可以放射最强，最具有伤害性的x光。

D.S.咧着嘴笑着离开了房间。在另一个房间中，他打开了机器，并且操控着x光，射入贝蒂的性腺使它们吸收最多的电离辐射。他按下按钮，使成百上千早就超过人体安全极限的x光射入贝蒂。他在我身上用了很多次这个方法，在我在家睡觉的时候，或使用在我被诱拐后所叫出的不同人格里。辐射不会留下明显的记号，也没有线索，被x光大剂量照的人最终会以得癌症而死亡，不会有人怀疑。这个是被美国中央情报局惯用的无声谋杀方法。他将会用这个方法终结这个他有着各种复杂感觉的女人。

## 回家

墨西哥司机告诉D.S.我孩子在家看的电影要结束了，在结束之后孩子就会返回房间。是时候把我送回家了，这样家人才不会发现我失踪了。D.S.立马结束了x光死亡操作，命令贝蒂穿上她的衣服，又用另一个命令消除了今晚的记忆。司机把贝蒂送回了我开始出来的地方。贝蒂一躺在床上，一个声音远程命令她退出第一人格并使我回到自己的意识中，使我控制自己的身体。在晚上十点整，一个远程发射的命令让我在我孩子的床上唤醒。

被诱拐的地方和我家只有几百米之远，D.S.一定是在他的手机上远程操控着家中发生的一切，或许他还对自己说着：“到目前为止，一切安好。”但是有一个怀疑在他脑海中浮现：“如果她记起今晚发生了什么，如果她记起了我没来得及清除他体内的精子怎么办？”

## 我在D.S.之前的生活

### 母亲期待的“男孩”

我在中国南部的湖南长沙出生，生于文化大革命（1966-1976）期间的1970年秋天。我的母亲是一个国企商业局的会计。在我出生的那晚，她去上了一定要出席的毛泽东语录课，直到晚上九点才下课。我的父亲当时是一个教机械工程的讲师，在上海的一所大学教书。他无法在我出生的时候回家。

我的母亲知道她快要生了，但是不知道肚子里是男是女。两年前，她有了一个女儿，但是她想要一个儿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只有男孩才能够传承家族姓氏和价值。她中产阶级的身份意味着她和我的父亲不能够养育超过两个孩子。根据她的走路姿势，和肚子的形状，每一位邻居都肯定她会生个男孩。她也为此开心。其实，她已在心里默默决定，如果生出了一个女孩，她会把孩子杀死，然后假装成这个是个令人伤心的意外或者是自然死亡。这样没有人会怀疑她，她也有机会再生一个男孩。

那天晚上的省会很暖和。为以防万一她在家中生产，她准备了一壶热水和床单。医院就在隔壁，妇产科医生就住在楼上，她的公寓里。但是当宫缩开始的时候，她觉得已经来不及去医院了，所以她请求她的邻居去请住在楼上的医生，另一位骑自行车去找她的母亲来帮助她生产。她的母亲住在里家骑车十分钟的地方。医

生和我的外婆都及时到达。

当医生把我交给我的外婆时，我的母亲问：“是不是男孩？”在医生回答之前，外婆抢先一步说：“是的。”因为她知道我母亲的秘密计划。然后，外婆带我去水桶洗了澡，之后她把我裹起来。我的母亲听到了这个消息很满足，但是由于生产过于劳累，很快就睡过去了。

第二日早晨，邻居把母亲叫醒并祝贺她喜得第二个女儿，但是我的母亲坚持生的是个男孩子，邻居们都笑她并说：“我们都知道那个是个女孩，医生和我们说了。”事已至此，现在已经太晚造成自然死亡或者意外死亡的假象了。

在我出生后的几天或几个月里我是如何活下来的，我不知道。我的母亲在生我之后，再也没有生孩子。之后所有怀上的，都被打掉了。

我和我的母亲的关系从来没有好过，只是最近才好了一些。但是我和我外婆的关系非常亲近。外婆是一个中国传统女人。在四十多岁的时候成了寡妇。一个人贫穷而又艰难的把三个女儿养大。她很善良，说话温柔，从不抱怨，并且常常帮助他人。她爱我并照顾我。我也非常爱她。她在我十七岁的时候过世了。

### 在中国上学的时期

从某些方面来说，我在学习上与儿子无差。我小时候是个常带微笑的可爱宝宝，然后我去了一所公立幼儿园，由于表现出了突出的体操天赋，我被选去了省体育学校训练，就像里面的很多孩子在这里为这成为省运动员而被训练着，也许有一天可以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但是在这些预备课程期间，由于我离开了我很喜欢的幼儿园老师，我每天没日没夜的哭知道有一天体育学校把我放走，让我回到幼儿园。

我立志要成为一个好学生，整个小学，中学和高中时期我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我擅长数学，文学，田径，在各种体育比赛中屡屡获奖。在高中时，我在一个写作比赛中以《我的母亲》获胜。文中我描绘了一个温柔热心的传统中国女性，这是基于我外婆的形象，而不是我的母亲。这篇文章在全校广播，之后我被选为了学校广播室的小采访记者。就在那里，我遇到了我第一个喜欢的人。他是学校的学生新闻播报员，他长着一张帅气的脸，声音也很甜美。当他给我他的情书时，我没有回复他，在毕业之后，我也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但是我却一直被拥有着甜美声音的帅气男孩所吸引。

我起初想要成为一个记者，我最想做的就是世界各地走，讲述不同的人的故事。我的父亲一直很支持我，但是在这件事上他立即否认了我的记者梦。在我出生之后，为了能够和家人一起，他马上从上海调回来。在那之后，他一直在省研究中心做关于精密金属的研究。就在我提交高考志愿书之前，我的父亲写了一封十页的书信给我来说服我。因为他深知我具有追求正义和敢于挑战权威的性格以及社会真正的面目。他担心我会被背叛，被强奸，被绑架或者死于记者这个职业。他认为对我来说最安全的职业是成为一个机械工程师。这样，我的职业会很稳定，也不用担心机器会像人一样对我造成伤害。在我读过他的信后，我彻夜未眠思考着这件事，因为我深知他在意我的将来。所以，我为了自己的“安全”放弃了我的记者



梦。之后，我了解了最残忍的事：安全和职业没有多大的关系，却和你在工作时遇到的人有关系。

我去了当地的一所大学学习机械工程，但是我从来没有喜欢过这个专业。我内心向往的一直是艺术，诗和自然。在我大学第二年的时候，我加入了学校的学生出版组织，在那里我认识了我曾经深爱的男孩。他很帅，才情出众，运动也很棒，当然声音也很好听 -- 缓慢，温暖而又诚恳。

在我19岁的时候，我就决定要一个人离开中国去美国留学，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一个自己不敢让自己往后看的地方。于是我和那个我爱的男孩分手了。分手后，他很伤心，他再也没有联系过我。我也很伤心，我们在学校里的出版社一起工作了很长的时间，但是我们只交往了几个礼拜，没有接吻，更没有谈论过性。在中国的那个地方，我接受的教育时很保守的，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在婚前发生关系。

## 我来到美国

在分手之后，我专注于准备出国留学。在1995年，我收到了美国研究生的学生签证，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坦佩分校。在那里我获得了机械航天工程的硕士学位。在我四十几岁的时候，我在加州州立大学富勒顿分校以工商管理硕士毕业。在亚利桑那之后，我去一家在加州做计算机辅助设计的，后来由德国西门子公司收购的大型软件公司做系统软件工程师，并于1997年搬到了加州。我在那家公司工作了九年，成为了高级系统软件工程师。

在1998年，我和我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里认识一个台湾人结婚了，过了几年我们有了四个孩子。我在婚前没有和任何人发生过关系，到目前为止那是我唯一的婚姻。我们最后在2013年离婚了。

在我有意识，或者说有自由意志的情况下，我的前夫是我唯一发生过性关系的男人。我到现在一直保持着在我有自由意志的情况下，不与婚姻以外的人发生关系的习惯。即使在过去的三年中，在我被脑控时被数千次强奸，被迫做妓女，性折磨，身体一次又一次的被玷污后，我仍然可以在神前坦然站立，并说对神，我的家人和我的孩子说我的身体对神忠诚，并且一直保持着内心的纯洁和尊严。

在2008年，我的前夫在橙县工作，我也想要在他的附近找一份工作，所以我们在尔湾买了房子，并养育我们的孩子。尔湾应该是美国最安全的城市。之后，我就在橙县的美国机构里工作。在我收到这个录用通知的时候，我真的很高兴。每

件事看上去都非常的顺利：我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仍然年轻美丽，有可爱的孩子们，事业成功，有房有车，丰衣足食。我的生活一直很完美，直到我遇见D.S.。之后我整个生活都翻天覆地地改变了。

## 举报D.S.的贪污

我从来没想过我会碰到像D.S.这样的人，D.S.是个六十多岁的墨西哥老男人。他在我们的橙县当地的政府机构做电脑部门的做咨询工程部门的资深经理。我

是他手下的资深电脑分析师。D.S.间接地管理我的工作。D.S.通过管理我的直接上司，间接地管理我的工作。在D.S.早年的时候，他参加天主教学校，然后他参加了美国的军队。他自己的自传说他在美国的空军，工作过一段时间。作为一个工程操作人员，然后他到南加州从政府拿国防合约的承包商公司，做工程操作人员，在那一家承包公司他工作了十年。在那之后，他就加入了我在所在的政府机构。在这家政府机构，他工作了超过二十年。从一个底层的技术操作人员，一步步升到电脑部门的资深经理。

我在我们的政府部门，很快就赢得了聪明又漂亮的女生的好名声。D.S.会对我是如何聪明而且含蓄地对我的长相身材做些暗示。他想通过在职位上给我升迁来诱惑我，让我能够接近他，但是我对这些诱惑没有任何反应。我一直对自己的独立和尊严深以为傲，从来不愿意去用它们来换取任何东西。我和D.S.的工作关系变得越来越困难。他开始用他的权利来给我的工作造成困难。

在2013年5月，我在读部门报告时，偶尔看到，我们正在做一个信息设备灾难复原的计划。这个防备灾难的计划是为了防止不可预期的灾难造成信息设备的损失而在另一无同样风险的地点购买同样设备以供复原时用。而我部门这一项目让我觉得一点都不符合常理：是谁会为了防止电脑灾难而另外去更危险的地方建一个灾难复原中心？这复原中心还建在海边，而且离他要保护的原中心只有五英里的路程。这完全是一个不必要，浪费公共资金的项目。我开始私下来调查这个项目和这个项目的承包商，灵活储存仪器公司。灵活储存仪器公司时在我们电脑信息行业当时闻所未闻的很小的储存公司。我发现在2013年2月D.S.是我们这个政府机构管理采购项目及选择承包商的主要负责人，是他选择了这家灵活储存公司，作为我们灾难复原项目的承包商。灵活储存公司有两个办公场所。一个在加州的圣荷塞，另一个是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杜汉。在2013年3月，D.S.给我们政府部门的董事会发了一个采购的要求，申请政府基金来购买为在政府机构的第二个厂房建造灾难复原中心所需的设备和服务，这个政府机构的第二厂房就在我们第一厂房的主要的信息中心5英里之远。董事局批准了这个要求。最开始前期购买设备和服务的拨款就超过了一百万美金。D.S.用了不同的方法来掩盖整个项目所需的资金。所以这个项目所需资金看上去就不会那么数目巨大。

当D.S.发现我在调查在这个明显是滥用社会公众基金的项目时，在2013年9月，他把我的公司电脑没收。在电脑中找出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并想用这个把我开除。但是因为我能证明我从来没有破坏公司的规程，所以我还是保住了我的工作。

2013年12月3日，有一个和D.S.关系较好的同事告诉我，D.S.的女儿最近结婚了，而且在北卡罗来纳找到了一份工作，所以在2013年年初的时候，她就搬去北卡罗来纳去工作了。我已经从与同事的交谈中知道，在2012年12月D.S.的这个女儿从大学毕业之后，曾经想申请我们部门的工作，但是她没有被录取。我把我们政府机构董事会批准大笔资金来建造这个明显是不合常理的灾害防护恢复中心，我们政府机构为建造这个中心购买灵活存储公司设备，灵活存储公司有办公室在北卡罗来纳州，她搬到北卡罗来纳州参加新工作，而且她的新工作参加的时间正好和我们

董事会批准建造灾害防护恢复中心的资金巧合这几件事情联系起来。我相信，这是D.S.和灵活存储公司私下交易，用购买灵活存储公司的设备，以换取他女儿在灵活存储公司的工作，甚至可能会分享从购买项目中可能有的回扣。我开始去查找这个项目的合同，以及相关购买的文件，并且向与这个项目处理的有关同事询问资料。

当D.S.发现我在查找到时候，他非常恐慌。开始他又拿出工作升迁和其他的好处想要收买我，但是我像以前一样，丝毫不为所动地继续查找。在2013年12月10日。我打电话给当时工会的代表，去讨论应不应该把这个不当购买的事实报告给政府机构的人事部。当我回到办公室时，D.S.想要和我谈话，但在我没有回应他的谈话时，他开始威胁说：我有的是钱。然后就冲走了。这个宣告，可能就是他开始复仇的最初一步。他要雇佣黑帮份子来对付我。

从2013年12月中开始，一些奇怪的事情开始发生。像小的东西：我的车钥匙，电子设备开始不见，但是在同一天，或者后一天又出现了。在我家的东西，被移到不同的地方。当我出去购物或办事情时，我无论走到哪里，都有墨西哥裔的人跟踪我。我开始恐慌，把警察叫到家里好几次去调查。但是他们都没有发现任何东西，而且开始不相信我。我去到我所在的基督教教会的长老，问他我该怎么办。他说，我应该做正确的事情，那就是把D.S.的不当应用公共资金的事实报告出去。在2014年1月，我去到我们政府机构人事部总监的办公室报告了这个可能的贪污事件。我同时也要求把我的工作从信息部门转到其他部门以避免D.S.的报复。

我从来没有被转出过D.S.的部门，所以我不得不忍受长期持续的威胁。他会用他的车钥匙，狠狠地划我办公室的玻璃门，暗示说他会割伤我的喉咙就像钥匙割伤门一样。当我站在门后面的时候，他会突然猛推门，差不多要打到我的脸。在2014年7月21日。一次部门的会议上，他突然转换话题说：一个人要死是很容易的，你根本都想不到在什么样的状况下，你就死了。谈后他就开始说，他还和他以前所工作的政府承包商公司有联络，并且知道他们在进行一些极其高端的技术工作。当时，我并不知道他这种话里藏话的威胁，后来我才知道，他这是在暗示他与政府国防秘密计划中间的相关人有联络。我怀疑正是通过他和这些政府国防承包商公司的联络以及他和撒旦教秘密组织还有有组织犯罪帮派组织的联系，他最终把我卖给军队最高级秘密的空间计划下，作为一个奴工。而且把我卖给魔鬼教秘密组织作为一个活人的生祭。

我把在办公室所遭受的骚扰报告给了人事部门。人事部门进行了两次调查，结论是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支持我的申告。

我的家庭生活也是转向不好的境地。我和我的前夫分居，因为我们有不可融合的矛盾，并且在2013年5月，我们最终离婚了。我从我们家里共有的房子搬出去，在尔湾市另一个房子里居住。我前夫和我共同拥有我们孩子的监护权。当在我新住的房子里一个人住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早上站起来头晕，床单上有不能解释的脏东西。我在床上放的物件衣服等移到不同的地方。我的脸颊上有被抽耳光的痕迹，而且不明原因的身体痛。我的隐秘部位，不明原因的痛。我知道我房子里发生了很糟糕的事情。有一天我早上起来，有宿醉的症状，而我从来不抽烟喝酒或者吸毒。我终于知道我一直被用药物，被不明身份的闯入者强奸在我自己的房

子里。在这些经历中，我与墨西哥帮派的跟踪者，以及和D.S.奇怪的表现，比方说当他在和我站的靠近时，他会呼吸急促，浑身紧张，避免眼睛接触。还有其他各种反常的症状。我怀疑他就是这些强暴者之一。

我非常愤怒，但是我对强暴没有任何经验，我没有去报告给警察，或者报告给我的公司或者部门。因为我不知道如何去收集证据。我以为过了几天，所有的证据都已经消失了，但是有一天在一个同事的退休聚会上，我对一个同事说，我马上就要离开这个部门。他问我为什么我会离开福利这么好，工作这么稳定的工作？我回答说，因为我在这里被强暴了，我一定要走。在他听到这些话后，他觉得很难过，他就把这个事情报告给了公司人事部。人事部把我打电话把我叫过去询问我关于强暴的事情。我没有预料到他们会知道这些并且来询问我。我当时情绪非常激动也深受伤害，觉得没有任何帮助。所以我不能面对公司这些人事部门员工。于是我从那日开始就请病假。

D.S.狂怒。这个被暗示的强暴事件好像在他多年来一直想要建造的公众形象（一个政府部门高科技的总监，一个自称是信息部门总裁）上抽了一记耳光。他对我的恨，由此达到顶点。这也许是他下定决心把我卖给政府的秘密空间计划，作为一个奴工，来让我被终极的折磨羞辱，并最后杀害，所有这些都不会牵扯到他身上。

在2016年7月6日，我休假，带着我的孩子去最近的一个赫氏古堡。在当地的停车坪，有一个墨西哥男人，拿出手枪，好像对着我要射向我。我后来才意识到，他们只是做秀。用假象来设圈套，让我误以为D.S.已经雇佣了杀手来杀我。当时我非常惶恐，带着孩子离开了停车坪。第二天早上我一个人去D.S.的办公室，去和他说，我就离开这家政府机构，不再调查，不在继续对他贪污的指控。我希望因此与他和解。他说，你可以把你身上所有的重担都放下来，我们还互相握了手，来表示我们达成协议。然后我离开了他的办公室。几天之后，我收到一个要我签字的文件，是从公司寄来了。上面说我自愿从这家政府机构离职，我最后一天是2015年7月6日。我没有反驳这个决定。

我以为他从此不会再来骚扰我了。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这只是他有意设下的陷阱，当我被骗，离开了这个政府机构他可以消除所有关于购买按的证据，这样他的贪污就永远不会被处理。至于我，作为唯一知道真相的人，我会被卖给政府的秘密空间计划，而且会被杀掉。这真是一个完美的犯罪。

在2016年5月，D.S.从这家政府机构退休了。由于不再有人事部门调查这个贪污案，他拿着每年六位数美金，付至他去世的退休年金，一个表现他工作优秀的奖章，还有一个作为一个退休总监看上去没有任何瑕疵的社会地位，全身而退。当从我举报的案件中退缩下来的时候，他什么都得到了，但是他并不满足。他还要更多。

当我从政府机构离职后，由于担心我一个人住的安全问题，我搬回我前夫的房子，并且在那里租了一间卧房。

2015年7月，我在美国最大的投资公司之一，在尔湾的分部找到一份工作。我以为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关于D.S.的噩梦从此结束了。事实远非如此。

## 远程能量武器折磨及注射晶片

在2015年9月28日，我加入这家投资公司四天以后，我和新同事在附近餐馆吃午饭时被食物下毒。那些作案者是墨西哥的帮派份子跟踪者，坐在这个餐馆，来让我知道是他们干的。他们日夜不间断地跟踪我。

在2015年12月的一个深夜。我在客厅睡觉时，突然被一个剧烈的心肌梗塞所惊醒。我当时以为我不能活下去了。我的心脏从来没有任何问题。我家里也没有这样的心脏疾病史。从看到其他受害者在网络上公开的经历描述，我知道用远程能量武器可以造成心脏病突发病情把一个身体健康无暇的人杀死，并不留任何痕迹。

从那以后，好多次，我在家里还受到x光辐射的攻击。这样的攻击常常是在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发生。一定是有人在我睡的地方附近安装了一个随时可以移动的x光发生器。这样的攻击造成我严重的恶心和呕吐，而且大量头发脱落。

如果我想警察的帮助，我必须找到证据。所以我买了辐射测量标签。我是从网络上买的。当辐射发生时，根据不同的辐射剂量这个标签上的感应器会显出不同的颜色。我只是带了这个辐射感应器几天，这个感应器就现实超过了50 RAD射线的辐射暴露计量。这样一个计量在病理上会造成可以看见的血象改变。我把这个辐射测量显示感应器带到尔湾市的警察局。但是警察局拒绝这样的证据，他们说这个测量仪器是属于我的。然后我就申请了一个测量监控服务计划。并且买了新的辐射测量仪。这个测量仪是由Mirion公司生产的。它随时可以检车辐射的计量并且直接汇报到母公司的中心处理器上。我晚上穿着防辐射的铅衣睡觉，把这个测量仪放在铅衣的里面，然后从检测公司的网络上去检查我所受的辐射的计量。再连续两天，这个检查公司录得得辐射量。即使是在铅制的防射服保护下，我每天晚上所受的辐射量都等于一个胸透x光所发射的计量。我把这样的检测报告，从Mirion公司的网络上下载然后带去给警察局看。警察局不仅没有调查我被辐射毒害的事实，而是把我送到警察局的心理医生那里说，我有妄想症。

当我发现从警察那里是没有任何希望得到帮助时，我只是想，我就去寻找对x光辐射的伤害的治疗。当我去当地医院或实验室抽血来查是不是血象有不正常时，那些作案者跟着我，让他们自己的作案者之一去拿同样的化验单去抽血，以得到同样容量的血样。而且当着我的面让我看到他们调换血样的场面，这样我就不能拿到真实的检验报告。我亲眼目睹他们调包。当我向医院或实验室指出时，他们多不相信我，还说我时幻想症。这种指控对我们这种遭受迫害的人是时常发生的。

在2016年6月13号，我飞去明尼苏达州的罗切斯特市当地mayo医院急症室去检查这个被x光辐射所造成的毒害。我的一个以前的同学在这家mayo医院的样品实验室工作，所以我以为我的血样应该就不会掉包，会得到真实的结果。这一次我错的太离谱了！

在急症室的护士不仅把我的血液掉了包，而且通过输液管一个纳米晶片注射到我的身体内。第一个在不自愿不知情的情况下注射到受害者身上的晶片是定位晶片。因为它打开了脑控之门，通过在受害者不知情的情况下注入越来越多的晶片。



从这晶片开始，我的生活从此变成一个被终极脑控的奴隶，再也没有回还的路。

## 第二章

### 找寻真相 – 从晶片开始追查背后操纵者

#### 办公室内的帮派跟踪

时间：2016年6月末，下午

地点：我在美国基金公司加州尔湾分公司的办公室

我最近搬到了公司楼三楼的一个办公室。在那里，我的胯，膝盖，等等地方多次强烈的微波震慑。这不是我在公司里第一次被微波袭击。我相信有一些墨西哥守卫，安全岗位，和餐厅员工都与恶者签订工作合约，在办公室里成帮结派地跟踪我。有几次在我在办公室餐厅买到的午饭，或者我把食物放在台子上后，我就食物中毒了。不知名的化学成分被洒在了我办公室的电话听筒上，在我听电话的时候，我的耳朵被烧的通红。我放在桌上的包中重要的物件也接连失踪。有一次，我抓住一个守卫尝试从一个小会议室里拿走我落在那里的包。我只离开了会议室很短的一段时间。随着我三次被背后操纵者按他们的计划挪动办公室，我都私人笔记本和随身物品不断地在消失。在所有袭击中，最常见和最恶劣的就是向我身体不同部位射击能量光束。这种袭击基本每天都在发生。

在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我被植入了晶片，但是我注意到在我去医院后接连发生奇怪的事情。我的耳朵持续不断地耳鸣。想法突然在我脑袋中出现并使我做对我有害的行为。例如，在我去晨会的路上，我会突然觉得去一个繁忙的餐厅，排着长长的队只为了吃零食。我不仅会迟到，我还会错过很重要的会议。我感觉很不好，我觉得夜间强奸又回到我身上了。很多个晚上，我醒了发现我睡觉之后发发生了什么事我都不记得，但是我的身体上的印记告诉我我发生了性关系。我非常肯定没有任何一位男性进入房子（我的前夫带着孩子们去中国过暑假）。我雇佣了一个私人调查员来查看我的房子，但是始终没有找到任何关于晚间有人进入房子的线索。但是，我真的觉得我被强奸了。

在办公室里，我尝试寻找操纵者如何知道我的地点以及如何讲射线射入我的身体的方法，这样我就可以自我防御。我带着电子电动势测量仪在办公楼内去了不同的房间，不同的楼层，不断变化我的姿势。我发现我耳鸣的声响在不同的情况下，声音是不一样的。有时候它会停止，但是过一会又回来了，有时候会更响。我意识到，我耳朵里的声响是来自我大脑中传输的声音。在办公楼内部不同的干扰和不同结构的影响下，耳中的声音会随着传输频率的变化而变化。这个就像是在楼里

不同的位置，收听同一个频道，收音机的杂音也不一样。现在只有一个我可以想到的可能，那就是我的大脑是一个收发器，也就意味着我大脑中被植入了晶片。

我决定去找专家确认我脑中是否有晶片。

### SCADA扫描发现从我身体里发出的信号

在2016年9月6日，我雇佣了一个有专业执照的调查员，请她来洛杉矶测试并找寻无限射频识别晶片，纳米晶片，生物医学仪器或者类似亚微观技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植入我身体的证据。调查员在密苏里的哥伦比亚专攻SCADA扫描。这位私人调查员是（NREP）专业注册环境安全员，前任NREP SCADA委员会成员，IEIA HASCADA生物能源领域专员和生物工程，先进材料，应用科学和工程纳米技术的IEIA成员。

在她2016年9月7日“H-SCADA协定评估报告”中，她陈述对电动势扫描观察时发现我躺下后，她使用一号标准方法进行电动势扫描，数据显示我在以下部位测得不同的测量值：左右侧和后脑勺；前额骨；前外侧额骨；人中到凸起处；锁骨右侧和两边三角肌前侧；从前胸到前腹；腹部；耻骨凸起处；缝匠肌右侧；右侧膝盖股，右侧伸肌趾长肌最下处；左股头肌和左膝盖股；前内侧腓肠肌和比目鱼肌；后颅骨（顶叶和内侧枕叶）；右侧斜方肌；右侧后三角肌；大约在脊柱的T8处；在脊柱的T12-L3处；左侧内侧臀大肌；右侧半腱肌；左侧膝后部。

在报告中她绘制了一个“梁健的身体图”。图片中用蓝色记号部分身体发射无线射频的地方。图中清晰显示，我在心脏处已经被植入晶片。这个部位就是我在受到能量光束攻击时所体验到的。罪犯通过袭击我心脏晶片来告诉我，他们可以随时结束我的生命。

## 第三章

### 新终极脑控计划及撒旦教仪式虐待：

#### 我如何被编程为绝对脑控的奴工

在2016年9月初,我意识到我在2016年6月13日被植入了创伤性脑控并且伴随着折磨。一直在网上找寻关于我晚间催眠和梦游的补救措施。因为这使我离开家去遭受折磨和强奸。一开始,我以为他们使用微波传声技术来催眠我,所以我买了索尼的收音机并把它摆放在我耳边在我睡觉的时候。我还买了可以破解潜意识声音的软件。但是没有东西可以阻止我。我几乎每天都梦游走出房子。

在找寻专门用于预防催眠的网站时,我发现了一篇由Springmeier和Cisco Wheeler编写关于如何用光照产生无法检测到的创伤性脑控。我几个月前在网上看到过这个人的视频。当时我没太注意,没觉得会适用在我身上。但是在我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文章的内容让我毛骨悚然。我意识到这就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文章解释了我从2016年6月13日以来以致发生在我身上奇怪的事。整整一年,我一直遭受着创伤性脑控和与之相关的所有折磨。

在接下来的四五个晚上,我通宵在网上阅读关于创伤性脑控和关于分离性身份障碍的故事,就是曾经被叫做多重人格障碍。一个程序化的奴隶注定要过着悲惨的生活!所以我决定我要解除我身上的程序。

2017年7月17日至18日,我飞去华盛顿西雅图与一位心理医学博士进行了为期两天的集中心理治疗。这位心理医学博士是位非常有经验的精神科医生,专攻分离性身份障碍和撒旦仪式虐待的解决方法。在集中心理治疗期间,这位精神科医生证实了我的确遭受酷刑从而创造了分离性身份障碍。她还帮我发现了其他人格并解除了其中的一些人格。

分离性身份障碍是一个严重的病症。患者有两个或多个个人格状态并交替地控制着个体。分离性身份障碍是一种以身份破碎为特征的疾病。反映了未能将身份,记忆和意识的各个方面整合到单个多维自我中。通常,主要身份带有个人的名字,是被动的,依赖的,内疚的和沮丧的。在控制时,每个人格都具有独特的经历,自我形象和身份。改变的特征 - 包括姓名,报告的年龄和性别,词汇,一般知识和主要情绪 - 与主要身份的特征形成对比。某些情况或压力源可能会导致特定的人格出现。

根据这位精神科医生的说法MK-Ultra精神控制程序通过三种相互关联的方法产生人格:药物,疼痛诱导和催眠。我记得最多的药物是LSD。它最主要在人脑编程开始时使用。例如,当我第一次被注射纳米晶片,但尚未完全被编程成为能够被其他人格带领走出我的住所使我被绑架时,做案者会在睡觉时闯入我的家并注射毒品。然后,他们会在催眠状态下将我带出我的房子。一旦走出去,我就被人脑编

程了，他们只需要召唤出来让我们的身体走出家门。然后他们继续其他人脑编程。

我的体内有两种人格：人类人格和人造人格。人类人格是一种真正的人格，是通过极端残酷的折磨，导致人格分裂创造出来。这些人格有情感，可以感受到快乐和痛苦，爱和恨，但他们也容易被骗，因为他们所知道的唯一世界是人脑程序员给予他们的。人造人格或机器人格(我称之为机器人格)基本上是由催眠术创造的。机器人格没有情感或感情，只做人脑程序员命令他们做的工作，没有怜悯或羞耻的感觉，他们非常适合承受酷刑和充当不正当性交易的性奴。

通常要编程一个人只需要6周。

从这位精神科医生的办公室回到尔湾家中之后，我使用了她向我展示的“虚拟”方法开始自我解除编程。我之后恢复许多可怕关于被编程记忆，和我如何被用作性奴隶，妓女，色情电影奴隶，和人类繁殖机器的痛苦回忆。我还回想起夜间绑架期间，在撒旦仪式中被用作祭祀牺牲奴隶的几个人格的事件。



## 第四章

### 真正的教头浮出台面：光明派及美国政府对投资银行的脑控

#### 来自日内瓦的送信者

时间：2017年10月24日，周二下午5点

地点：美国基金公司尔湾分部 我的办公室

那时在2017年10月24日下午五点，是在我收到扫描公司关于我体内植入晶片的报告之后的一个礼拜。那个时候是快要下班的时候，很多我的同事已经离开了办公室或者正在收拾准备离开。我当时在办公室里写关于平台更新设计的邮件。那时一个不速之客进入我的办公室。那个人是V.C.，公司另一个技术组的高级编程师。我在一年之前通过他手下的经理U.H.介绍给我。V.C.是个中年白人，高高瘦瘦的，智慧又冷静。他和他的妻子孩子们住在瑞士日内瓦。他在2006年加入美国基金公司，在日内瓦分部工作U.H.的整个组都是在尔湾工作的，然后远程报告给V.C.，除了在四月和十月，V.C.会亲自来尔湾分部。

在前一个周五，当我在家工作时，我收到他的消息问我有什么推荐他周末去的地方。我建议了一些徒步登山的地方和一个量子物理讨论组。我在之前有注意到他的个人网页上写他在CERN（欧洲核研究机构）学习。当我问他在CERN做什么的时候，他回答他本科的时候在那里学习电脑工程，但是没有在那里工作。我们讨论了平行宇宙和多重宇宙，因为我不得不熬夜完成计划开发，所以我们就结束了对话。在那个时候，我没有把他的背景和CERN组织联系到路西法计划。我知识觉得他很特别，聪颖，谦虚，整洁，一直穿着白色体恤和毛线衣。

现在在我的办公室，V.C.和我打了声招呼后坐在了我边上。我们闲聊了他前几周的周末，灵气，中国物质文化遗产气功，灵魂出鞘的经历，等等。他慢慢的，具有目的地把话题带到911和最近发生的拉斯维加斯枪击案，含沙射影的说这些“伪旗”事件的背后都是有计划的。然后我们的谈话如下：

V.C.：你知道吗，如果他们认为一个人如果知道太多，他们会认为这个人会成为麻烦。

我（我当时觉得他暗指我现在的处境，我对他说的话不是很舒服）：如果你在这个情况，你会做什么？

V.C.：我会拿着几百万美金然后绝口不言。（他假笑着说）

我当时发现这个警告才是他和我谈话的真正目的。我严肃地看着他。

V.C.：如果这个人不把嘴闭紧，那么这个人的亲属，或者说于这个人亲近的10个人会一个一个的受到攻击。如果这个人仍旧不服从，那么他们不会等到10个

人都被攻击，而是让这个人消失，或者关进精神病院。

我知道这个是他的恐吓或者他在传达恐吓信息，所以我尝试交涉说：如果这个人不在乎钱财，只想要保证她和她孩子的安全？

V.C.微笑地说：不，他们怎么保证你不会说出去呢？他们必须把孩子夺取在手里。

我很生气，冷笑着看着他：他们为什么要攻击10个人呢？为什么不直接杀了那个人或者把他做成自杀的样子？

V.C.：不，不是这样操作的。这样太冒险了。这个人的亲属可能会怀疑。

我：如果你不得不在你和孩子之中做选择，你会怎么办呢？（我当时在想，我不会屈服于威胁，我用表情显露了我的想法）

V.C.：我会选择救我的孩子。我已经活够了，但是他们才刚刚开始。

我微笑着，没有屈服于威胁，我看了看我的手表后说：不好意思！我才发现我得走了，不然我要错过我的预约。

很意外，他不情愿地站了起来，看着我。

V.C.：记住，他们知道你在想什么，他们会抢先采取行动。你很了解微波技术。。。再见！

这是一个直接，坦白的语言威胁。我看着他眼睛并说了晚安后快速的收拾了我的东西，离开了办公室。

接下来的几天，我在V.C.回日内瓦之前遇见他了好几次，但是我们再也没有说过话。那晚上，我回家后，我仍然在震惊之中。脑海中重复会想着V.C.的威胁，但是对美国基金公司的同事如何知道我被植入晶片和我被脑控的事毫无头绪。V.C.讲的他们又是谁呢？谁会计划去攻击我的家人？

我的生活开始跌入谷底的速度远超我可以想象。

在2017年10月26日，在我和V.C.谈话的两天后，下午我开车回家的时候，我突然接到了我的法律顾问的电话。我在两个月前雇佣了这个据说有情报部门背景的法律顾问公司来调查谁是我MK-Ultra项目背后的操纵者。现在他说通过他在情报部门的内应得知我的生命正受到迫在眉睫的威胁。他们需要在请愿书里写出我在非自愿的情况下被植入超小型电路的经历以做为保护，用来对付任何对我不利的行动。

我停下了车，回想着V.C.的威胁。我隐约的感受到这个危险和他的威胁有关。我立即电子签署了请愿书，并让我的法律顾问连夜提交了上去。在两天后，他又打给了我，轻松地和我说，请愿书被送达至预定的政府机构，危险已经被消除了。政府机构会调查我的案件并阻止作案。

我也松了一口气，但是我不像我的法律顾问这么激动，认为我的案子会被政府机构解决。在几周之后，由于我的案件过于“复杂”，所以被移送到美国海军，美国陆军等等政府机构处理，再也没有下文。

我工作的处境也越发的糟糕。在2017年10月30日，我收到工作表现不理想的评估，然后我被要求提高工作表现。祸不单行，同一天，技术部门宣布大规模裁员，裁员时间待定。

## 发现在美国基金公司和美国童子军的脑控编程操控者

我决定去调查我遭受的这些犯罪活动背后操控者。首先，我在网上搜索别的受害人的经历，然后总结出这些犯罪人的三种作案手法：

- 他们快速和被害人结交朋友并获取信任，如果被害人是单身女性，他们常常以“爱”为诱饵。
- 离被害人很近，这样他们可以不间断的操控被害人并且可以随时知道他们的一举一动。
- 他们常常对自己的家庭或个人信息很敏感，因为他们不想要泄露自己的真实身份，除非他们想有意要释放某个信息。

接下来，我开始仔细地观察我的工作环境。

在2017年10月30日，我坐在我的办公室里，仔细检查我周围环境。微波激光器和激光已经无数次从别的地方射入我的办公室。微波可用穿过墙壁，但是激光要在视觉范围内才能进行攻击。我检查了我办公室周围的空旷的地方，我想知道罪犯如何才能跟随我的步伐并且确定我在办公室内确切的位置。突然，我看到在我办公室正对面的另一个办公室里的显示器上有一个摄像机。那间办公室属于高级经理S.N.，他是U.H.的经理，U.H.是V.C.的经理。那个摄像机是另外被S.N.在我挪到我现在的办公室不久之后安装在他的显示器上的。因为公司里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电脑到处走，并且每个公司的电脑上都有一个摄像机可用于远程会议，所以那个摄像机是多余的，除非它是用来24小时监控我的。这样在S.N.的电脑关机或者在被带走时，他们也可以知道我的行踪。

S.N.是个高高的运动型白人。大概有60岁了，他的声音很尖。他在2015年1月加入公司，在那同时我也申请了一个职位，但是我没有申请成功。然后我把我的简历递给我一个在美国基金公司工作的朋友，我的朋友把简历给了一个经理，于是我在2015年8月收到了录用通知并于同年9月开始工作。

美国基金公司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建立，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投资管理公司之一。公司自己投资美国基金公司旗下的产品。美国基金公司拥有40多种产品。其中包括个体共同基金，组合型基金，个人退休账户，退休计划解决方案，例如退休福利计划书，529大学储蓄计划书和变额年金基金。美国基金公司拥有超过五千五百万的投资人。在2018年，它一共管理着1.7兆美元的资金。美国基金公司的产品通过财务顾问分销。

S.N.和我在同一个部门工作，但是我们在不同的组。因为我们的办公室离的很近，所以我们每天都会遇到，但是我只在一次会议上跟他说过话。U.H.的办公室离我的很远，但是只要S.N.不在他的办公室，U.H.就会来使用S.N.的办公室。回想U.H.如何向我介绍V.C.的，我突然意识到有很多因素都指出U.H.是背后的操纵者，是直接操纵我的人。

U.H.在2015年12月加入公司，就是在我到这家公司后到3个月。他在我所在的部门管理一个另外组。我第一次遇见他是在一个办公室派对，那时正好我的组把

办公室挪到了他那一层。他说他38岁了，单身，喜欢跑车。他的头发是红色的（就是我喜欢的那种），声音也很好听，这是最吸引我的一点。他身上所有东西都看着很好。他邀请了我们这楼层新进公司的员工，也包括我，一起吃午餐。然后他把我们带到一个我喜欢的餐厅。他和我也喜欢同样的体育运动。

他从日本回来之后，在另外的四五个小组午餐里，他送了巧克力和饼干给我。他说他喜欢日本，他去那里拜访别人。虽然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但是在我眼中他就像一个被宠坏了的孩子，他是我的朋友。我从未想过跟他发生任何以外的关系。再说了，我的生活已经够我烦的了。

当我回顾着种种发生的事，我意识到我被计划着和他成为朋友，那么是不是说他这样可以更好的控制我？U.H.身上有三个特质于操纵者相符。S.N.也是其中一员吗？他们都有军人的平时的走路姿势和站姿，不是懒懒散散的样子。

我做了一个测试。我把S.N.办公室的海报挪到了正好可以挡住摄像机照到我的地方。现在，那个摄像机不能透过玻璃看到我了。在第二天早上，S.N.回到办公室发现海报被挪地方了，他很生气地摔了门。之后，他把海报移到别的地方去了，这样照相机有能照到我了。现在，我知道他也是操纵者之一了。但是几天之后，他有贴了一张海报，那张海报正好贴在了可以挡住摄像机照到我必须透过的窗。我很惊讶，之后我看了一圈才发现有两个储物箱固定在了我办公室外另一个方向的走廊的地上。照相机被掩护的很好，在箱子上方扶手处，被剪了一个长方形的洞，正好可以放摄像机。这个箱子属于印度质量控制检测员I.N.。他的办公室正对着我帮共识的右侧。之前才这个箱子里有没有摄像机呢？我看到U.H.走进S.N.的办公室，坐着卡手机上的软件读着我的想法。他知道我知道我要干什么。随后，我拿出我的手机，我想要用手机上的手电筒来照进箱子上的那个洞，如果里面有摄像机，那么摄像机的镜头就会反射光出来。但是就在我打开我手机的时候，一个强烈的睡眠射线击中我，我就在我的座位上睡着了。在十分钟之后，我醒过来，发现I.N.已经回到了办公室，U.H.也已离开了S.N.的办公室。如果之前那个箱子里有摄像机的话，现在想必在我中“沉睡魔咒”时已被挪走了。

我曾经和I.N.讲过一次话，但是谈话并不愉快。在他办公室的后墙，是整块的玻璃覆盖着百叶窗。有一天，我趁他不在的时候把百叶窗拉上了，但是在他回来之后，他立即拉开了百叶窗。我走向他并且礼貌的问可不可以把他的百叶窗关上一些，但是他很粗鲁的回绝了我并说就让它开着。

在盒子事件之后，我差不多确定I.N.也是背后操纵者，但是我想再确定一点。有一晚，我拉开了他办公室所有的百叶窗，在窗外，是三层楼的停车楼。透过窗户，我可以看到很多车在那里停着。在停车楼的三楼有一个白色的车，里面的人一直在等人。那个车面向这个I.N.的办公室。任何在那辆车里的人，都可以直接看到我的办公室。我发现那辆车几乎每天都在同一个地方停着。有一天，我去停车场，发现有一个男人坐在那辆车里，车灯亮着，窗户都开着，他的头压的很低所以我看不清他的脸。但是从他的身型，我猜测他是个跟踪者，我见过他几次。例如有一次在出午饭的时候，我接到一个关于工作的电话，然后我就走到公司中央草坪那边的一个桌子以便打电话。就在我打电话的时候，这个头发齐平，矮壮的男人在我

对面的桌子坐下了拿着个像午餐包的袋子但不吃午餐，好像是在威胁我不要在有同事的时候提及脑控。在停车楼再次遇到他时，我意识到激光和微波是从哪里射出的。在I.N.拉开百叶窗是为了方便他从停车楼内袭击我。

在这样的不断测试和纠正错误之后，我发现了更多的背后操纵者直接或间接地和我被奴驭关。有一些背后操纵者是情报特工，他们通过用穿全身伪装衣服以及改变声音设备来隐藏他们的真实身份；另一些则佯装打扮成别人。

以下是我怀疑在美国基金公司技术部门隐藏着的背后操纵者：

名字	简介	加入美国基金公司时间
V.C.	网页组高级编程分析师，办公室在日内瓦。有CERN背景。在我复原的回忆中他参加过撒旦教的仪式	2006年
U.H.	网页组经理，我的主要操纵人。他在很多对我的编程和虐待回忆中出现。	2015年12月
S.N.	网页组高级经理	2015年1月
I.N.	印度裔质量控制分析师，非常残忍。他在我的回忆中是个很残忍的性虐待者	2006年
G.U.	日本人。公司经理，不久之后变成了我的直属经理。非常残忍，终结了我在公司的工作，正在结束我的生命。他在我的回忆中，对我做了严重的性虐待和身体虐待。	2016年1月
L.I.	印度裔商务系统分析师。假装成我的朋友。	2015年8月
O.S.	质量控制经理，他在我在公司中央草坪上试图去除我脑控时出现并且远程阅览我的记忆	2016年初
N.B.	新兴技术架构设计师	2016年初
I.I.	经理，华裔，但是他隐藏了他的身世。假装成我的朋友	2006
U.L.	印度外包顾问。在曾经在远处看到她在行巫术。她控制过我一次。	2016年

在公司里，我也认出其他一些MK-Ultra的受害者。大多是女性，但是种族各异，有中国，俄罗斯，日本也有白人等等。我背后的操纵者也控制着其中的一些女人。但她们并不知道她们身上发生了这样的事。

在公司之外，我也发现操纵者，编程人员，和罪犯在我孩子童子军的队伍中。他们接近我和我的家庭为了和我们有亲近的关系。他们和我公司的操纵者联手对我脑控编程，使我成为奴工。

自从发现了美国基金公司里面的作案者以后，我就开始尝试研究我们公司，Lucifer项目，中心，基金公司内的人工智能项目，是如何联系在一起。我认为其



目的是为了达到信奉魔鬼教的光明会以及世界影子政府控制全球的目的。

从历史的角度来将，华尔街总是吸引了最精英和最聪明的人来工作，他们有些人或者已经将要在美国或者全球承担最重要的职位。通过对这些不知情的华尔街精英进行脑控编程，这些魔鬼教的机构变成能够自由地控制他们的和人类的未来。

对美国基金的控制也不例外。有些是通过对人脑编程并且把人脑编程的奴隶职员有计划地放在一些关键职位上。这样，这些人脑编程者就可以对他们编程的奴隶进行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从而控制被编程奴隶在公司内及公司外的生活。我研究了这些编程者，他们参加美国基金公司的时间以及他们的职位，我发现，那些作案者在三个不同的时间段加入了这间公司以达到三种不同的目的：

第一，大约2006年，一波作案者为2008年股票市场崩溃在美国基金公司内做准备。V.C.,I.N.,J.I.都在2008年股票市场崩溃前加入美国基金公司，从而放置在美国基金公司内的基金产生灾难性的损失。那些基金比他的公司的基金表现优越许多，从而奠定了这家公司长期投资绩效。我们不知道的是他们做了什么，但是，在金融市场崩溃的关键时刻，这些人脑编程员和作案者加入这家公司，以及这家公司的从这场崩溃中逃过一劫，让许多一般的投资者不得不产生疑问。最重要的疑问不是美国基金公司如何避免了在市场崩溃中牺牲，而是凭着它手上的1.3兆美金的资金，这些人脑编程员，作案者以及他们被人脑变成控制的公司职员对当时的金融市场崩溃起了什么样的促进作用？更重要的是，这些作案者，在未来的市场崩溃时，会引导美国基金公司担任什么样的角色？

限于我工作的性质以及我在这家公司相对短促的工作时间，我发现的作案者主要都是在这家公司的信息技术部门工作。但是，这些作案者和其他作案者所控制的人脑编程控制受害者或被植入纳米芯片的受害者，并不只限于信息技术部门。许多的作案者都有一个共同的行为模式：尽量广泛地扩展他们在员工社交，信仰，专业培训组织甚至学术机构方面的影响力，并且他们还很热衷倡议新的员工社交组织，这样他们不仅可以监控普通的员工，并且可以扩展他们的控制到某些特别的员工目标，特别是公司的内部精英，比方说那些投资基金经理。

除了在公司内部发现的作案者，我也发现在公司外的一些作案者出现在尔湾办公室及公司在洛杉矶的总部。因为这个在金融行业进行投资管理的性质，以及很多员工可以接触到投资内幕消息，不难想象为什么华尔街的员工时人脑编程脑控的热衷的对象。

我一直以来都警告我的同事不要去接受免费的流感疫苗，有奖励的健康监测项目等等，因为这是作案者最容易发觉潜在受害目标，注射人工晶片，并且用持续的健康监督系统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

第二，大约2015年期间，一群新的作案者及人脑编程员加入美国基金公司，为了秘密太空计划及其他的隐秘的计划。

秘密太空计划是与光明会新世界秩序联系在一起的。部分原因是以为全球精英阶层提供一个另类分层模式。这个资金充足的人脑控制计划的一个目标是为了发掘，培养，并探索人类的超能力。这些奴隶或者实验白老鼠必须是高智商，有艺术气质，并且有某种特殊的基因特质，内在的超能力，特殊的生理强度等等。通过运

用华尔街中高智商以及多种族的工作人群，能够符合秘密太空计划的目的。并且因为中国，俄国，和日本都是太空中的强有力的对手，这些作案者特别是对中国，俄国，日本以及其他亚裔的华尔街员工感兴趣。

在美国基金公司的作案者通过公司的外包工程广泛印度的监督者。每年有几百上千的印度裔外包合同工在美国基金公司被聘用或离职。这给渗透情报人员进入美国公司提供了极大的灵活性和隐秘性。我本人就遭遇到多个印度裔的情报人员。在进行工作的同时，探测情报侦，人工编程，远程目测，造谣等等。公司的警卫，清洁工等等都被作案者利用来，甚至下毒伤害被脑控的奴隶和普通的员工。

第三，2015年前几年，另一波的作案者加入美国基金公司来准备用人工智能接管华尔街。光明会以及全球精英正在将华尔街的传统管理模式从人类管理到人工智能机器管理。由精英控制的人工智能世纪已经开始了。美国基金公司正在追赶潮流，把自己变成人工智能投资管理的公司。

这些全球精英正在把自己的人脑官员换成机器人以保证这个公司能够服从他们的指令。人类的投资经理正在把他们的心念和知识传输给人工智能机器人，并且最终会被这些人工智能机器人所控制。路西福计划，公司首席执行官，公司金融行业的人工智能以及新世界秩序是如何联系在一起为世界精英集团服务。

除了对华尔街传统的金融控制，光明会在积极地将人工智能注入华尔街，来为他们的新世界秩序控制世界金融市场。通过与梵蒂冈，公司首席执行官们，美国军方的联系，秘密太空计划，是光明派所需要的全球新世界秩序的另一个方面的控制。

几个世纪以来，任何谈到像光明会，共济会，耶稣会等等的秘密组织，或者像在财富及影响力上都有很重要地位的宗教机构，比方是梵蒂冈，都会被当作阴谋论而不被重视，从而防止民众认识到这些不同的权力网及相当不同的信仰系统在多少个世纪以来都促成了战争，产生并终结某些国家，法律，教育系统，社会福利，交易方式，以及世界经营市场。这其中某些关键的人物，皇嗣家族，大企业，主要的宗教机构及政府，直到如今都被用来掩盖古老的权力精英以及他们的联系机构。现任的教皇就是第一个耶稣会的教皇，是圣彼得的第266位继承者。

关于这些隐藏的联系，网络上充斥了各种不同的意见和研究，充斥到一个地步，让人越来越不相信这些隐秘的联系，但是如果我们从宗教或者邪教的眼光来检查，而从现在公司执行来检查这些隐秘的关系呢？

有三个合并城市，他们不受国家的权力统治，而是有自己的法律、警察和旗子。这三个城市是：伦敦市(伦敦内1英里范围)，哥伦比亚特区（68.34平方英里）和梵蒂冈市（109英亩）。其中最古老最富有并且最盈利的是梵蒂冈。数个世纪以来一直隐藏在天主教会和耶稣会背后，最近还隐藏在光明会自由组织和撒旦教信奉者后面。在每一个城市的中心都悬着一个方尖碑：克罗巴特拉的尖针碑，华盛顿纪念碑，圣彼得广场的方尖碑。

光明会的创始人是一个前耶稣会会员，名叫ADAM.WEISAUDT.据传是在1946年5月1号产生，光明会秘密组织遵循耶稣会和自由石匠组织。同样的从上到下的行政模式，所以看来耶稣会、光明会和共济会的高层都是相互连接的，特别是通过

这些城市的权力机构。

现在，我们用我们现代公司的情况来看秘密太空计划是如何与全球（新世界秩序）是如何连接起来的。就像我们刚开始谈到的秘密世界掌权者和宗教组织，整个秘密太空计划是隐藏在一些有意干扰眼目的外星飞碟和外星人的阴谋论中。我们的太空时代已经来临好几个世纪了。但是直到最近才被美国唐纳德川普总统提议建造美军的第六个分支：太空力量部，才被正式命名。

就像我这样的人脑控制奴隶，也被美国自己的秘密太空计划所使用。

## 第五章

### 军方的诱拐和秘密太空计划：

### 超级先进的科技以及灵魂奴役

在我从华盛顿粥的精神科医生得到虚拟的解除编程的方法以后，我能够恢复很多的记忆，那些作案者被我的进展吓坏了，又想阻止我。在2017年11月，他们在我的脑部的视觉皮质安装了两个新的纳米芯片。当我在接触脑控编程的时候，我唤醒旧的记忆，这些记忆在那偶显示成为依附于画面，这些脑控者就会植入虚假的图像到我的脑中。作案者通过新的芯片，在我的脑部植入虚假的影像。他们这些虚假的影像目的是迷惑我，让我的名誉受损。我尽力去拿走了一些显而易见的虚假的记忆，但是我不可能分辨出所有的虚假的记忆，这些记忆，因为科技和提供设计的质地，很拿去认识包括这些事件是在什么地点发生。以下这些记忆，我实在尽力去展现真实发生的事情。

#### 记忆回溯：遗传实验

我恢复了一个在2018年9月30号通晚被诱拐的记忆。在早上12点30分，我坐在我的一个我的卧房内。把我的腿通过一个强力胶带绑在一个很重的床上，从而防止我在家中被打击睡觉时组织自己走出房子去。我在清晨6点30起来，发现我的胶带被新的胶带代替了。我被新的作案者叫起来，并且转换到另外一个人格，并且把旧的胶带剪断，把我带出房子。在那里我被坏人接起来带到一个考级圣地亚哥的基地。几个小时后，这个分裂人格把我带回家，用一个新的胶带把我贴起来，再把我叫起来。但我还记得别的一些事情。

当我的车子停在一个军事基地的入门处时，那个军事基地巨大的门口的建筑让我记起来这是海军陆战队再派德顿的基地。我在2018年早带我的四个小孩子在那里办了一个戏蛋游戏的生日会。拐骗我的车子上的司机在经过我时，只是给守门的士兵一个手势，就进了门，舍尔吗话也没有问。我首先进了一个车子，隐藏在一个沙漠草丛里的贴丝网。

这个地方很宽阔、荒凉。又黑又安静，这个地方很荒凉，没有一个人影。我不知什么时候患上了一个橘色的工装，并别带到了有一个下水道的入口，这个入口在沙漠上，盖子已经被揭开了，我挤进了这个入口，通过楼梯往下，到底，有一个很大的冬，我就继续往下爬，知道了一个巨大的空间，有一个相互交织的国道，连接

到其他地方。一个年轻的赶紧发女人，穿着一件实验室的衣服，引领我到了一个实验室的地方，里面放了一个电脑和演说的设备。靠近这些地方又一个贴哦那公子，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堆在一起。我不知道这些笼子有多深，在这些笼子里面，有一些我从未见过的物种。有一个物种，直视着我，我被惊呆了。他有一个人类婴儿的脸、眼睛、美貌、鼻子、嘴巴。他的皮肤是紫色的，他原的眼睛和黑色的瞳孔让我觉得他和某些亚裔组织有关联的。他没有头发，我不确定我看到了他的耳朵，但我确定他的身子是不对劲的，我看不到脖子和上身，实际上，这个头后面的身子是一个圆柱形的，更像一个不服动物的身体。他身体的皮肤是光滑暗色的，这一个物种是一个人和动物的混合种。是一个军方的遗传实验的实验品。

我特别记得这个物种脸上的表情。他的嘴是光泽的，但是他的眼睛大大地睁开，直直帝王向我，很奇怪，我觉得这个物种和其他的物种是用从我身上偷走的基因有关连。

这个军阀女人没有看这些笼子，但是我叫觉得他的工作和这些笼子有关。我们进入一个像是手术室的房间，里面能看到一个类似于生产的手术台。这是一种在妇科医生常见的手术台。我被命令躺在上面。两腿

一个白人白人男医生穿着手术罩袍，走进来了。他在我的身子部位做了社么手术，在那以后，我被施予了非常强烈的点击。这个电击使我非常痛苦。我整个身体剧烈地颤抖。当我回忆这个记忆时，我的右腿从大腿根到脚踝都感受到了电击，好像我在回忆过程中又被电击了一次。这就是我在重新经理酷刑的意思。我的肉体，不仅仅是我的思想，留住了这个痛苦的记忆，留住了在酷刑中经受的痛苦的记忆，这说明这个记忆是真实的。

之后我被带到一个大的直升机上送回家。在想回来后，我连续排尿两次。每次都排出12杯以上的尿液。鉴于之前我喝了少量的水，这是我在手术过程中注射的液产生的。

接下来的两个星期，我都被诱拐，看上去都是为了继承下一个实验。

我被诱拐了3个小时，我被诱拐到了一个离我5分钟路程的墨西哥人的家里。一个墨西哥女人给我穿上一个类似于手术罩袍的衣服，有两个男人跑进来给我注射了液体，把我的身体和一个EEG仪器通过测验线连载一起来观察我注射后的反应。在检测的最后阶段，那个矮个子男人你对另一个男人说：“再继续观察她两天。过后他强暴了我，过后那个高个子男人进来，用个性虐待的器具插入我的阴道，也抢抱我。然后，三个不同的墨西哥男人也进来，一个一个强暴了我。后来，那个墨西哥女人进来清晰了我的身体，并把我带回了家。



当我排尿时，阴道产生剧烈的疼痛，我知道这是性虐待产生的。

、连天后，我被诱拐到一个房间，半躺在床上。一个男人带着一个老式医用箱子走了进来。箱子里满是医疗用具，然后又在我的身子部位进行了某些手术。我的全身布满了针孔的痕迹。头上、腹部、腿上、脚上等等。我很少用毒品，也很少在一生那里接受疫苗注射，我相信绝大部分这些针孔都是在违背我个人意志，被诱拐时进行的。

## 第六章

### 鲜血铺就的寻求真相及自由之路

## 第七章

### 从美国基金公司内外终结举报者：

#### 裁员意味着谋杀的开始

2017年10月30号，我所在的信息部门宣布准备要重组部门并且准备要裁员。两星期后，在11月15日我的资深经理告诉我我被转租到另一个组，转到另一个管理的组。我正式转组是在2018年，我原来的组已经没有工作了，因为经理把我们的工作组的预算已经砍了80%。

我不知道踏实新的控制着，但是我发现了一个，他会设置一些不合实际的工作给我，他在前一分钟会对我非常厄和善，在后面就会非常尖锐子批评我；在被攻击，越老越多次，我会在被攻击的当时立刻陷入睡眠，这是他就会停下会议，当着整个与会者的面把我拍醒。会下他会告诉我，不是我要让他难看，而是其他人让我把它叫醒。开始我还很相信。

#### 伪装

他总是穿着长袖的衬衫和黑色的夹克，或者是非常长到可以盖住他的黑色背心，即是是在很热的天气。当我和他工作时，我会发现他很奇怪的行为模式和表情。开始我觉得他有很多地方，我觉得他可能穿着很完美的伪装。

他的皮肤颜色总是不会变。以他的年龄而言，他的皮肤看上去太光滑了。当他走得很快，即使他走得很快，在很热的天起也不会流汗。

他的下巴看上去不成比例地大，而且僵硬，好像很多的肌肉都挤在那个地方。当他脸部其他的肌肉移动时，他的下巴也不会移动。有一次，我还看到他耳朵与脸部皮肤接壤的地方有奇怪的皮肤拢起来，好像有其他多余的皮肤隆起来在那个地方。根绝其他后面得观察，他有下坠的肌肉，所以他的伪装把他的下巴下坠的肌肉举起来。他的牙齿很不自然地白。咬起来很困难。他的牙齿没有自然的光泽，每一个牙齿都比自然的牙齿要厚。好像不敢咬。一小点一小点地啃。

一有热气冒出来就会走。一次聚会有热气冒出来，当靠近他时，我发现他的脸融化了。

有一次他只穿了一个长衬衫，从他背后，有一个背带从背后露出来，很长很坚硬的白色宽带，用来帮助勒住他的背和腰。他本人有一个很大的肚臍，他用他来裹住肚臍，让他有平滑的肚臍。

有一次他发现我在看他的外表，他就尽量坐在我对面。当我进来时，他会离开，再进来时，要么在我后面，要么离我非常远，知道会议结束。一次会议，他得身体语言显示他在流汗，事实上，他的前额、鼻子两颊都分离出来了，好像一层皮肤浮起在另一层皮肤上面。他的皮肤纹理就更像假的。这些红色的线，不是正常血管的线。

我清楚认识，GU在美国证券公司上班时，他是一个主要的控制者。

他是一个40-50岁的亚洲裔男人，很可能是从日本来的。他真实的脸有松弛下垂的眼袋、有黑色的、臃肿的眼袋。他的度量非常大，而且下垂，腿也很短，特通宵中文，他仇视中国女人，他使用性虐待来报复中国女人。基本上踏实一个性变态者，而且喜欢用非人类的侮辱性的方式来折磨。他的声音也被改变了，他产生了很多分裂人格在我的脑控人格里。他多次使用隐形衣，在公司里外。

即是知道他是控制者，但我被控制很深，很难自己解决。伤害我的健康，我的职业，我的人际关系，每一晚的诱拐变得越来越折磨，残酷。我记得被GU其他帮派成员折磨。他们使用非常尖端的科技来使我落入陷阱，所以这个诱拐在白天晚上任何时间来进行。当我独自一人又没有站着，他们就会用远程控制的武器，让我入睡，然后交出我的分裂人格，让我的身体走出去。他们在我的房子附近租了和买了房子，等我调入陷阱。他们在飞机里、只要我是独自一人又没有站着的情况下，他们就会诱拐。即使在晚上我一个人站着避免被诱拐，他们会使用远程武器，使我陷入头脑模糊状态，使我倒在椅子上睡着，他们的折磨无情无尽。他们7天24小时地折磨我，想要击垮我的意志，让我去自杀。当我自杀的编程被启动时，我的健康受到很大影响。所以我在我的孩子们可以看我时睡觉。

2018年5月7日，我通知了人事部门和GU我要修家庭和医疗计划的病假，所以因为我在这正情况下不能工作了，但是我被GU脑控太深，而去谈休假的手续。那一天正好是休假的日子。他们把我放在裁员的名单上，说我职位头衔不再被需要了。在修完病假的日子，2018年9月5号。我把GU穿戴全身伪装的事报告了人事部，要求他们抱一个敞开的态度，了解现代的非常先进的伪装技术，有意去观察这个伪装。我把我观察到的可疑现象报告给人事部。而且当我不知道GU真正的面目以及个人信息的安全性，对其他员工安全上的顾虑。而且他见惯了投资人的生意信息，会对投资人和生意伙伴的安全造成影响。我再也没从人事部听到任何消息。

2018年9月5日，我在美国基金会工作被裁员。这些作案者想要处决我生命的程序也已经开始了。

## 第七章

### 永不放弃追寻自由

## 参考文献

- (n.d.). Retrieved from Merry Christmas America 2013, From the U.S. Navy, Special Operations, Disclosure on Technologies and Applications being Used Against: <http://justpaste.it/USNAVYSPECIALOPS>
- Alfred, J. (2005). Our Invisible Bodies, Scientific Evidence for Subtle Bodies. Trafford.
- Archon. (n.d.). Retrieved from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rchon>
- BLACK POPE, LUCIFER and the Jesuits. (n.d.). Retrieved from <http://www.volkwordtwakker.nl/en/truth-or-lies-revelations/black-pope-lucifer-and-the-jesuits/>
- BT's 'Soul Catcher 2025' Implants. (n.d.). Retrieved from The British Earth and Aerial Mysteries Society: <http://www.beamsinvestigations.org/BT%27s%20%27Soul%20Catcher%202025%27%20Implants.htm>
- Colodzin, B. (2017). H-SCADA (Human Supervisory Control and Data Acquisition) Life Impact Assessment - Jian Liang.
- 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 (Multiple Personality Disorder). (n.d.). Retrieved from Psychology Today: <https://www.psychologytoday.com/us/conditions/dissociative-identity-disorder-multiple-personality-disorder>
- Empsak, J. (2015, 09 17). Ultrathin 'Invisibility Cloak' Can Match Any Background. Retrieved from livescience.com: <https://www.livescience.com/52216-ultrathin-invisibility-cloak.html>
- Freeman, M. (n.d.). Soul-Catching Net: Are We “Recycled” at Death to Remain in the Matrix? . Retrieved from The Freedom Articles: <http://freedom-articles.toolsforfreedom.com/soul-net-deep-down-rabbit-hole/>
- Human-Scale Invisibility Cloak Unveiled. (2013, June 6). Retrieved from MIT Technology Review: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s/515776/human-scale-invisibility-cloak-unveiled/>
- 97
- Kazuo Kondo, M. K. (2015). Three Dimensional Integration of Semiconductors: Processing, Materials, and Applications.

<https://www.springer.com/us/book/9783319186740>.

Manners, D. (2017, 11 17). Soul Catcher. Retrieved from Electronics Weekly:  
<https://www.electronicsworld.com/blogs/mannerisms/yarns/the-soul-catcher-2017-11/>

Professional, A. S. (2016). H-SCADA ASSESSMENT PROTOCOLS REPORT.

Springmeier, F. (n.d.). The Illuminati Formula Used to Create an Undetectable Total Mind Controlled Slave. Retrieved from echodesmontagnes.hautetfort.com:  
<http://echodesmontagnes.hautetfort.com/media/01/01/3821931013.pdf>

Strom, D. (2003, 9). Health Impacts from Acute Radiation Exposure. Retrieved from [www.pnnl.gov](http://www.pnnl.gov):  
[https://www.pnnl.gov/main/publications/external/technical\\_reports/PNNL-14424.pdf](https://www.pnnl.gov/main/publications/external/technical_reports/PNNL-14424.pdf)

The Monroe Institute. (n.d.). Robert A. Monroe. Retrieved from The Monroe Institute:  
<https://www.monroeinstitute.org/robert-monroe>

Toxicologist, A. I. (2016). SCADA FREQUENCY ALLOCATION INVESTIGATION REPORT. Los Angeles.

Yi Jing. (n.d.). Retrieved from New World Encyclopedia:  
[http://www.newworldencyclopedia.org/entry/Yi\\_Jing](http://www.newworldencyclopedia.org/entry/Yi_Jing)